

世界文学名著 · 世界经典影片 特藏版

第九辑

情感的迷惘

长城出版社

世界文学名著·世界经典影片特藏版

第九辑

情感的迷惘

(奥地利) 茨威格 著

刘可欣 译



Y0057070



长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界文学名著特藏版/徐 爽, 孔春燕等译. —北京:
长城出版社, 1999. 12

ISBN 7-80017-424-7

I. 世… II. ①徐…②孔… III. 长篇小说-作品集-
世界 IV.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71265 号

世界文学名著特藏版

情感的迷惘

〔奥地利〕茨威格

长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甘家口三里河路 40 号 100037)

北京市九阳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427.75 印张 10692 千字

1999 年 12 月第一版 1999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80017-424-7/I·245



茨威格



前言

一八八一年，斯·茨威格在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出生，他的家道殷实，经济条件优越，这使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，培养了对文学艺术的浓厚兴趣。

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，在维也纳的文学领域出现了“青年维也纳”，它在当时的文坛上十分重要，是新思潮的代表。处于这一团体的年轻人要使奥地利的文学焕然一新，要使奥地利文学在欧洲有一席之地。茨威格就是在这种氛围和影响下开始了成功的文学创作。十九岁上大学时，他已经发表过二百多首诗歌，并将它们结集出版，这就是他的第一本诗集《银弦集》。当他于一九〇二年发表他的第一部小说《出游》时，意识到自己功底较浅，便通过翻译外国作家的作品来增强自己的功力，并由此结识了许多世界名作家和诗人，把他们及他们的作品介绍到德国。对于世界文学艺术在德国的传播事业，茨威格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
茨威格的职业作家生涯始于大学毕业的一九〇四年，自此以后的十年间，他先后发表了第一部小说集《艾利卡·埃瓦尔德的恋爱》，第二部诗集《昔日的花环》，第一部诗剧《泰西特斯》及独幕剧《变换不休的喜剧演员》和悲剧《海滨住宅》，同时他还发表了专著《魏兰》和《艾米尔·瓦尔哈伦》，这些都受到了好评。虽然这些作品还不够完善，但为他以后的成功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一九一二年当他的第二本小说集《初次经历》面世时，反响强烈，他也由此形成了自己的风格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茨威格的生活，也使他改变了创作方向，他以一个艺术家的责任感创作了戏剧《耶利米》、小说

《枷锁》以及其他一些文章。战争以德奥的失败而告结束，茨威格则在战争中有得有失，开始以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，并且进入了他的创作巅峰期，完成了著名的作家传记《世界建筑师》，使他享有了全球声誉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创作了一些历史人物传记，这些作品都把人物的心灵世界呈现给了读者。之后，他发表了第二部小说集《热带癫狂症患者》和第三本小说集《情感的迷惘》，这些作品受了弗洛伊德的影响，带有明显的精神分析的特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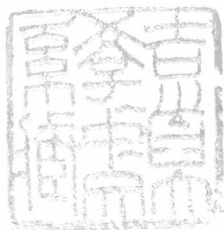
三十年代法西斯夺取政权后，茨威格很快成为一个流亡者，一直四处漂泊。这一时期他的作品有了新的内容和主题，它们借古喻今，歌颂人道和自由，对独裁和暴力则进行鞭挞，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。此外，他于这段时期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《心灵的焦躁》和他的最后一部中篇小说《象棋的故事》，并分别被拍成了电影。

然而，茨威格的《象棋的故事》和他的自传《昨天的世界》还没问世，他就与妻子双双自杀，离开了人世，《巴尔扎克》和《蒙田传》还没有完成。

茨威格一生创作了大量作品，有十二部传记，九部散文集，七部戏剧，六本小说集，两部长篇小说（一部未完成），一部自传。为德国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，在世界文坛也享有盛誉，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喜爱。他的作品先后被译成了约四十种文字，在世界各地的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。

一九九八年九月

目 录



枷锁	(1)
情感的迷惘	(35)
旧书商门德尔	(106)
看不见的藏品	(133)
日内瓦湖畔的插曲	(147)
象棋的故事	(155)

枷 锁

夫人仍然睡得很沉，呼吸均匀而沉重。她的嘴稍稍开启，好像想笑或者想说些什么，被子下她青春而丰盈的胸在柔和地波动着。窗外迎来了第一缕晨辉，但冬日的清早是模糊不清的，所有的一切都在模糊之间静静地睡着，看上去朦朦胧胧。

斐迪南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，他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。这些天他常常如此：做事的时候猛地抓起帽子，从家里急急忙忙地出来，跑进田间，他的速度愈来愈快，直到疲惫不堪，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猛地站住，两个膝盖抖动着，太阳穴不停地蹦；抑或猛地在激情的谈话中睁大双眼，不晓得自己在说些什么，也不知道别人在问什么，一定要迫使自己方能进入正常状态；抑或睡觉前脱衣服时突然神志不清，手上拿着脱下的鞋迷迷糊糊地坐在床边愣神，等到他妻子唤他，或长统靴掉到地板上发出响声时，他才能惊觉。

这时他由稍微闷热的睡房来到阳台，他觉得有点冷，下意识地双臂放在肚子上，以便温暖些。面前的一切仍裹在清晨的烟雾里。过去由他位于高处的小房子向远处看，苏黎世湖就像一块晶亮的镜子，天上飞快飘过的云朵倒映在湖水里。今天的苏黎世湖上是不停滚动的白色的雾浪。他所能看到的，所能摸到的，这一切都非常阴暗、濡湿、腻滑和黯淡，水滴从树上滚落，阳台上满是湿气。此时将要醒来的世界仿佛是一个刚逃离洪水、浑身滴水的人。人们讲话的声音从雾里传来，却嘀嘀咕咕，朦朦胧胧，就像落水者的喉咙里发出的气喘。偶尔还有击打声和来自远处教堂的钟声。过去这样的声响是悠扬清晰的，此刻听起来却是湿漉漉的，如同有了锈迹。阴暗潮湿包围了他

和他的世界。

他觉得有些冷，但仍站着不动，两只手放到口袋底部，待雾散去后，就能够望向远处了。雾犹如一张浅灰色的纸，轻轻地由下翻起，他心里对这种迷人的美景激起炽热的迷恋，他明白下面的景象其实是很有秩序的，无非是被清早的雾挡上了而已。过去他曾为这澄净的景象而感到神采飞扬，精神抖擞。过去心情不好之时，他常来到窗前放眼远眺，入目所及的一切让他心旷神怡，内心也随之安宁；对面岸上房屋林立，一辆汽艇轻盈地在清澈的水面上划开一条弧线，岸上聚着欢乐的海鸥，炊烟像银色的螺旋一样慢慢地由红烟囱里升起，升到荡漾着中午钟声的天上——所有的东西都清楚地对他说：多平和的天地！但他呢，尽管他清楚地了解这个世界是多么颠狂，却信任了这些可爱的象征，由于他选择了这个地方而将自己的国家抛在脑后了；数月前，为了逃避战争和周围的一切，他逃开了战火纷飞的祖国而来到瑞士，他觉得，他历尽沧桑、被惊恐吞噬的心在此处获得宁静和安慰，抚平了内心的伤口。此处的景象让他赏心悦目，他的艺术灵感被这清晰的线条和明亮色彩所激发。恰恰出于这个原因，每逢这样雾蒙蒙的清晨，什么也看不清，景象朦胧之时，他就会觉得自己被隔离、被抛弃。此刻，他对下面模糊的一片，对自己的国家，也即远方受尽苦难的同胞不由自主地深深地同情起来，期待和他们祸福与共。

三月晨曦的浓厚中，教堂钟楼上的钟响了四下，然后又传来了八声响亮的报时钟声。他感到自己仿佛处于塔顶，有着难以言喻的孤单。整个世界展现在他眼前，身后是沉睡的妻子。他的心底升腾起一种渴望，想要把前面的雾墙推垮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享用到真实的信息和踏实的日子。他远眺的时候，感到在那朦胧之所，也就是村子的尽头，有连接此地山峦的险路，好像有什么在那边向上动着，也不知是人还是动物。那小小的东西在朦胧之间向上面走，他开始觉得兴奋，因为不光是他自己

醒来了；这一时刻他还混杂着焦急和畸形的好奇。有一个岔路口在那个灰东西走动的地方，一条道连接附近的村落，一条道连接此地的山坡。那灰色物仿佛做了一下深呼吸，犹豫了一会儿，然后循着窄窄的山道步履艰难地爬向山顶。

斐迪南突然觉得担心起来。“这个上来的陌生人是什么人？”他自问，“他是在什么原因之下从暖和、暗淡的睡房里走出来，跟我一般这么早就到外边来了？他想来我这儿吗？他有什么事找我？”此刻，周围的雾渐薄，他认出这个人是邮递员。每天早上八点，他就到此处，斐迪南非常熟悉他，呆滞的面孔上留着红水手胡子，两鬓已白，一副蓝色眼镜支在鼻子上。大家叫他“胡桃树”。因为他动作呆板，递给别人信件之前，还经常煞有介事地将自己的大黑皮包甩到右边，他便称他作“胡桃老头”。斐迪南看到他將邮包放在左面，一步一步挪着，因为腿短，步伐显得很怪异，便不自觉地想笑。

但他猛地感到自己的两个膝盖在抖动。放在眼睛上以便远望的两只手也如同瘫了似的软了下来。今天、昨天、这么多星期来的担心，此刻突然又发生了。他知道，这个人向着他一步步过来，特地为他而来。他不由自主地打开门，小心翼翼地 from 沉睡的妻子身旁走过，匆匆下了楼，到了两边都是栅栏的小道上，等待来访者。他在花园门口遇到了他。“您…您有……”他一口气说了三遍才讲出来。“您那有我的信吗？”

邮差扶了扶满是湿气的眼镜，目不转睛看着他说：“有，有。”他突然将黑色邮包转移到右边，一双冻得如同大蚯蚓、又红又湿的手在信件里面寻找。斐迪南在发抖。最后他拿出一封信来。“公事”两个字赫然印在宽大的褐色信封上，他的名字就在下边。“需要签字。”邮递员一边说，一边用舌头沾湿复写笔，将登记本交给他。因为兴奋，斐迪南的字模糊不清，还将登记本弄破了。

接下来斐迪南将信从邮差那又红又胖的手上拿过来，但他

的手却是这样的不听使唤，致使信由手上掉落地面，落到潮湿的地上和树叶上。在他弯腰去拾信的时候，令人窒息的霉味迎面而来。

此刻，他彻底清楚了，正是那件事，这几个星期一直抑郁地打乱他的平和，正是这封信，他不想要，但又在等候的信，此信是由没有了理智和礼节的很远的地方发给他的，这封信向他探询着，由打印机输出的刻板的字剥夺了他温暖的日子和他的自由。他已经知道谁给他发来了这封信，就像一个在密林中值勤的骑兵，觉察出一个看不见的冷枪在对着他，枪筒里是一枚小小的铅球，想射入他的体内。他做了还击，却没有一点意义。他在无数个晚上一直在惦记着这事，此刻还是来了。那时距今尚不到八个月，他没穿衣服，在边境一个军医面前立着，冰冷和憎恨让他抖个不停。那个军医如同一个马贩子抓他手臂肌肉，他明白了，这样辱没尊严即是那时对人格的轻蔑和在欧洲肆虐的奴役。他尚能忍耐在乱七八糟的爱国声中过上两个月，然而他逐渐就觉得气闷了，逢着他身边的人开口谈论时，他便发现一概是胡言乱语，让人讨厌至极。一见女人们拿着装马铃薯的空袋子，天刚亮就冻得哆嗦地在市场台阶上坐着，他伤心至极。他把手捏得紧紧的，一言不发地来回走着，气愤不已，恨之已极，然而他的气恨是没什么用处的，所以他又自己的生气。他后来找人讲情，方能与妻子一道来瑞士。他在越过边境的时候，猛地觉得血往脸上涌，步履蹒跚，必须牢牢抓住柱子。他觉得又得到了人、生活、事业、意志和力量这些所有的东西。他彻底地放怀呼吸自由的空气。此刻祖国于他，仅是监牢与枷锁，国外却是世界家园，欧洲是人群聚居的场所。

但好事并没维持多久，欢快的心情就被担心替代了。他感到后背有自己的名字，他不知道它，也不熟悉它，但它反而知道他，并不愿放弃他；一只整夜不睡的冰冷的眼睛在由暗处偷

看他。他就闭门不出，隐居着，连报纸也不看了，生怕发现军人召集的命令。为了不被人察觉，他更改住址，要人将信全部到他妻子那里，全注明留局待取。他不和别人打交道，省得别人追究其源。他没到城里去过，画布和颜料全要妻子买来。他在苏黎世湖边的这个小村庄里隐居着，与农民借了一座小房子住着。但他时刻记得：在一个抽屉中，有一张纸存放在千万页资料中。他明白在某一天，可能在某时某地，抽屉会被打开——他听到抽屉被打开，听到打字机咔嚓咔嚓将他的名字打了下来，他明白这封信会几经辗转最后发现他。

这时信在他手中嚓嚓发出声音，他觉得身体冰凉。斐迪南尽量让自己平静。这页纸与我何干！他对自己说：明天、后天，有一千页，一万页，十万页纸从这些小树上生长，每一页都与这个相同，全与我没什么关系。何谓“公事”？我为什么应看它？此刻我在这群人中并无任何职务，所以什么职务也干涉不到我。这即是我的名字——即我自己吗？什么人可以要挟我讲，这页纸便是我，什么人可以压制我看上面的记录？假若不看便将纸扯碎，碎片就会坠入湖里，什么我也不清楚，其他人也不清楚什么，世界照旧，我也照旧！如此一页纸，如此一页惟我心甘才会看它的纸张，为什么可以将我弄得忐忑不安？我不要它，在我的自由之外，任何东西我都不需要。

他将手张开，意欲打开这个结实的信封，将之扯碎。但令人惊奇的是：肌肉丝毫不服从他的命令。他个人的手里有什么在抵制他的命令，原因在于他的手已不听命于他了。他只想将信封用手扯开，然而手却极其小心地打开了信封，颤抖地把那页纸打开。信中所写原已是他清楚的：“F34729号。根据M地区司令部指令，恭请阁下务必最迟于三月二十二日到M地区司令部8号房间再次做兵役体验。该军函由苏黎世领事馆转交，请您务必前去该领事馆接洽。”

斐迪南再次返回房里，一个钟头后，他的妻子面带笑容向他走来，一捧散乱的春花在她的手上。她看上去精神焕发，轻松自在。“看，”她说，“我发现了什么！房间后面草地上的花开了，但树荫下还是雪堆呢。”他讨好地接过花，将脸深深藏在花里，这样可以看不见他的爱人那双没有忧思的眼睛，然后就急忙上了楼藏到顶楼他的画室里去了。

但是他无法做事。一将那空白的画布摆在面前，上面就猛地显出用打字机打过的话。他所看到的调色板上的颜色也成了肮脏的血。他下意识地联想到脓包和伤口。在半明半暗的地方，他注意了下巴底下佩着的军章。“瞎扯！瞎扯！”他吼着，脚踏着地，企图将头脑中乌七八糟的影子赶走。但他两只手哆嗦着，地板在脚下摇晃。他将要倒下去了，便匆忙坐到小矮凳上紧缩着，待到他妻子喊他吃午饭他才起来。

每吃一口他都觉得难以下咽。喉咙发苦，应将其吞下才行，但一吞下去又涌上来了。他俯着身，无言地坐着，他注意到妻子在凝视自己。猛地，他察觉到她将手慢慢放在自己的手上。“斐迪南，出什么事了？”他没有回应。“是不是你收到什么坏消息了？”他仅点了点头，嗓子堵住了。“是从军事当局发来的吗？”他再次点点头。她一句话没说，他也沉默着。满屋子突然被这件事挤满了，别的都站到一边去了。这样的思考拖泥带水，含混地将仅用了一点的午餐笼罩了。如同一只又湿又滑的蜗牛似的，这种思虑负在他们的背上，让他们不停地发抖。他们互相均没有胆量看一下对方，就那样一句话也不说地弯着腰坐着，他们的身上负着千钧之力，要承受得起是极其不易的。

“他们让你去领事馆了吗？”她最后还是问了，听起来声音欲裂。“对！”——“那你去不去？”——他颤抖着。“我不清楚，但是我还是要去。”——“干嘛必须去？你此时在瑞士，他们无法命令你。你在此处是自由的。”他从紧咬的牙关中说出几句话：“自由！如今到底什么人还有自由？”——“任何一个期待自由

的人，尤其是你。这是何物？”她不屑地一下子将他面前的信封抓过去。“这么一页破纸，由一个不堪的小职员涂鸦的破纸，竟然对你这样一个活人，一个自由的人产生如此大的力量？它能将你如何？”——“这封信不会对我如何，但发出这封信的人却是得罪不得的！”——“什么人发的信？谁？是一个机器，庞大的杀戮机器。但机器是捕不到你的。”——“它已捕捉几百万人了，怎么会恰恰捉不住我？”——“因为你不希望。”——“那几百万人同样不希望的。”——“然而他们没有了自由。枪口对着他们，他们才去的，谁都是不情愿的。任何人都不会希望从瑞士重返那个地狱。”

她注意到了他非常悲哀，便压抑自己的情绪，如同待一个孩子一样，她不禁产生了同情可怜的心情。“斐迪南，”一边说，她一边依到他身上，“此刻仔细考虑一下。你给吓坏了，我知道，如此残忍的野兽猛然扑向你时，人很容易不知所措的。你看，我们已经知道这封信会来的。我们早不下百次预计到它会发生的，我替你自豪，我明白，这封信会被你扯碎的。你根本不可能去做杀人之事，你不明白吗？”——“我知道，保拉，我知道，然而……”——“此时别说，”她强迫不允许他讲。“是什么东西蒙蔽了你。考虑一下我们所说的一切，考虑一下那份你写的稿件——就在书桌左面的抽屉里——在稿件里你说了永远不碰武器。你是很坚定的……”斐迪南却有不同看法。“我向来不坚定！一贯不确定。所有的都是谎言，无非是遮盖自己的惶恐。我用这些来麻痹自己。除非我自由了，否则都是假的，我从来都很清楚，他们只要召唤我，我便极其脆弱。你觉得我会在他们眼前打颤吗？我一旦在心里没将他们当回事，他们便是不存在的，否则便是空气，语言，不存在的事物。但我反而在自己这里发抖，原因在于我始终知道，他们一召唤我，我便随之而去的。”——“斐迪南，你想去吗？”——“不，不，不，”他踏着地板，“我不想，我不想，我由衷地不想。但我仍会背叛自己

的想法去的。他们的骇人正在于此，大家必须背叛自己替他们卖命。如果人尚存心力——差不多没有这样的人，收到如此信件，其心力便化为烟尘，变得服从，变成了小学生：老师只要一喊，立即便站起来，胆战心惊的。”——“但，斐迪南，是什么人在喊呢？是祖国？是一个职员！一个了无趣味的捉刀奴仆！另外，即便是国家，它也没有权硬要一个人去杀人，没权……”——“我明白，我明白！此刻我用一段托尔斯泰的语言！我知道所有道理：你不明白，我一点都不信他们有权召我，我不信自己必须顺从他们。我仅仅明白一种义务，即做人，而且做事。没有了人类便不存在我的国家，我并无杀人的虚荣，一切我都明白，保拉，我与你相同，什么都明明白白——但是，他们已在喊我了，此刻他们正喊着我，我明白，不管怎样我会去的。”——“什么原因？什么原因？告诉我：什么原因？”他叹着气：“我不清楚。大概是此刻的世界狂妄敌过理智。大概我不是英雄，所以没有胆量躲开……说不明白的。我感到一种枷锁：我摧毁不了已杀戮了二千万人的锁链。我没有办法。”

他手遮着脸，钟，时间的哨兵，在他们头顶高高低低地走着。她有点发抖。“此刻有人喊你，我明白这一点，尽管我于此事并不清楚。但你竟没听见此处亦在喊着你吗？此地没有让你舍不得的吗？”他一下子站起来。“我的画吗？我的事业吗？不！我不该继续画了。我今天便察觉到了。此刻我已在那边过日子，并非此地。此刻那里正要灭亡，这个时候竟替自己做事，真是罪过。不该继续替自己考虑了，替自己生活了！”

她站起来，扭过身子。“我不信，你只为你活着。我相信……我相信于你而言，我同样是一个组成部分。”她无法接着说了，眼泪不断地流下来。他想抚慰一下，但此刻他被她泪水后的气愤吓住了。“走，”她说，“你尽管走！我在你心里是什么？竟比不上上一页破纸。你打算走，尽管走。”

“实在讲，我不想，”他拳头紧握，心中燃着怒火，没有办

法地捶着。“我的确不想去，但他们让我这样做！他们强，我弱。他们的心力历经几千年磨练。他们有组织，极尽狡诈，他们早做好准备，突然像闪电一样降临我这里。他们意志坚强，但我仅有神经。这次实力相距甚远。但那是一个机器，用来杀人的，丧失灵魂、心脏和理智的机器。你能如何处置它！”

“能，一旦决然，就能够与它抗衡！”此时她如同一个疯狂的人吼着，“要是你不可以，我可以！你尽管不堪一击吧，我却不。我绝对不向一页破纸低头。我绝对不拿性命去与一句话交换。我可以管你，你就没办法离开。我可以声明，你生病了，你脑子失常。哪怕盘子发出叮当的响声，你也会吓倒的。随便哪个医生都能观察出这一点的。你在这地方看病，我与你前往，我把所有的都对医生讲出来。他们绝对不要你去当兵的。人必须自我保护，死咬住，坚定不移。想想你的巴黎朋友让诺：他被锁在疯人院里看了三个月，那些人使出各种手段摧残他，然而他挺过来了，最终人们还是放了他。一个人不想做什么，就得立场坚定，不可以听从摆布。这些事关大局，不能忘记，他们想毁掉你的生活，你的自由，你的所有的东西。所以，必须还击。”

“还击！！如何还击？他们比任何人都强，是整个世界上最强大的。”

“这样说是错误的！仅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愿意的情况下，他们才厉害。单个人当然比概念厉害，然而他得有个性，有自己的心力。他要懂得，他是一个人，未来仍是一个人，此刻他听到的陶醉人的话，如祖国啦，责任啦，英雄啦，一律是空的，是满是血腥味的，满是热的、活人的血腥味的空话。你坦白说，于你而言，你的祖国果真如你的生活般重要吗？你认为更换君王的省份就像你作画的右手般迷人吗？不算那种无法看见，依靠我们的思想和热血存储于我们心中的正义，你还信其它正义吗？不信，我明白，不信！所以，假若你去了，便是自我欺骗

.....”

“我的确不愿意……”

“你太没骨气了！你一点没有意志。你总是听从吩咐，你是在犯罪。你本人堕落在自己嫌恶的事物中，而且忘我地去做。干嘛不为自己敬奉的事业去奉献呢？将热血奉送给你自己的思想——好极了！干嘛要替邪说去抛头颅？斐迪南，不要忘记，想自由，就必须有心力，那边的是些什么人？是残忍的笨蛋！如果你脆弱，被他们抓住，你则是个笨蛋。你一贯对我讲……”

“没错，我讲过，我全讲过，啰里啰嗦，目的是为自己打气。我确在讲大话，如同孩童在漆黑的树林里因恐惧而唱歌壮胆。所有的全是在说谎，此刻我已非常明确地体察到这一点了。因为我始终非常了解，他们喊我，我便去……”

“你想去？斐迪南！斐迪南！”

“并非我！并非我！是我心里的什么想去——并且已经去了。对你说吧，我心中有什么站起来了，如同小学生站在老师面前，心惊胆战，只有服从！此间你说的，我全听了，我明白你所说的全对，在情理中，是非常应该的——这是我应做而且一定做的惟一事情——我十分明白这一点。所以，假若我去，那很下贱。但我要去，我受了迷惑了！你看不起我吧！我也轻视自己。但我的确没法子，别无选择了！”

他的两个拳头砸在眼前的桌子上，目光是呆板的、野兽式的、罪犯式的。她不敢望向他。她很爱他，所以担心自己轻视他。桌上的东西还没收拾，有一盆肉，已经冷了，如同僵尸。面包是黑的，掰开如同炉灰渣，碎碎的。屋子里到处是饭菜的热气。她觉得喉咙恶心，对所有东西恶心。她打开窗子，空气进来；碧蓝的三月天空显露在她有些抖动的肩上方，白云触摸着她的头发。

“看，”她小声说，“向外看！就看一眼，我请求你。可能我所说的不完全对。说话经常难说明白。但我此时所见，是真实